



剧院情史

米·布尔加科夫 / 著
石枕川 / 译

Театральный роман
М. Булгаков

漓江出版社

剧院情史

米·布尔加科夫/著
石枕川/译

Театральный роман

М. Булгаков

漓江出版社

I512.45

19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剧院情史 / (苏) 布尔加科夫著 ; 石枕川译 . — 桂林 : 漓江出版社 , 2014.5

ISBN 978-7-5407-7076-1

I . ① 剧… II . ① 布… ② 石… III . ① 长篇小说—苏联 IV . ① 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94975 号

丛书策划: 陆 源
责任编辑: 陆 源
封面设计: 尚世视觉

出版人: 郑纳新
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2
网址: 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销售热线: 021-55087201

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字数: 95 千字 印张: 5.875

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定价: 2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
(电话: 0534-2671208)

社文公前明来未叔受，以部第，下米出新集本附《元为政誠而命
里于孕穿道長印册，土文和族始力相去故長故落并西大計，對第

附目之

探访布尔加科夫之墓（代序）

八十年代末，我曾去莫斯科新圣母公墓参观。这是俄国和苏联著名文化人士如果戈里、契诃夫、法捷耶夫等，以及苏联政界、军界名流如斯大林夫人、莫洛托夫夫妇和赫鲁晓夫等的永眠之地，久以墓碑、墓碣、墓饰雕刻精美而闻名遐迩。进去一看，果然如此。满目都是气派不凡的大理石、花岗石坟墓和死者的石像。可是在此墓葬群中却有一个土坟，唯一的一个土坟，显得分外触目，走近一看，黑油油的长方形土坟上，赫然放着三束红玫瑰。那天莫斯科彤云密布，寒风萧萧，还飘着稀疏的雪珠，这反使那三束玫瑰益发鲜艳欲滴。坟后简朴的墓碑上简朴地刻着“布尔加科夫之墓”数字。我伫立坟前良久，心想这座土坟岂不是布尔加科夫一生为人的写照，起于泥土，归于泥土，如泥土一样肥沃、朴实、恒久。所以在他谢世四十余年后，他的读者还来他坟前献上鲜花。我没有带花去。我奉上了一瓣心香。

驱车返旅舍途中，我沉浸在沉思之中。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，是什么力量支持这位作家在明明知道他的作品不可能演出、不可能出版的情况下，于长达十年的时间内，力疾撰文，直至生

目录
CONTENTS

探访布尔加科夫之墓（代序）／001

剧院情史／001

前 言／002

奇遇之初／004

神经衰弱症发作／008

自 杀／014

命悬一线／017

非同小可／023

平地风波／039

无 题／042

金骏马／048

开始了／055

脱衣室即景／074

认识剧院／084

西夫采夫胡同／102

洞察真情／122

神秘的奇迹创造者／150

无题二／156

美满婚姻／167

剧院情史^①

一个死者的笔记

① 苏联作家西蒙诺夫在1973年写的《关于布氏的三个长篇》中指出,《剧院情史》及《大师和玛格丽特》均系作者晚期呕心沥血之作。《剧院情史》具有明显的自传性质,小说主人公马克苏多夫实际上便是布尔加科夫本人,独立剧院即莫斯科艺术剧院,而剧院领导伊万·瓦西里耶维奇分明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化身。小说未曾写完,身患重病的布尔加科夫预感到自己在世之日不多,他需要抓紧时间写完他另一重要作品《大师和玛格丽特》。

① 前言

先向读者申明：我与以下的笔记一无瓜葛，得到它，纯粹出于偶然，令人神伤的偶然。

去年春上，恰恰是谢尔盖·列昂季耶维奇·马克苏多夫在基辅自杀那天，我收到他本人事先寄我的一包厚厚邮件和一封信。

包里装的便是这本笔记。信的内容很突兀。

他说，在他告别生命之际，把所写笔记寄赠予我，为的是，希望我——他唯一的朋友——修订后以我的名义公之于世。

好一个临终前的奇怪意愿！

一年来我一直打听他亲友的下落。经详细打听，证明他临终确非虚妄，在这世上他一个亲属也没有。

我只得收下赠礼。

其二，要向读者说明的是，死者生前无论与戏剧或与剧院概无历史结怨，他只是个《河运报》社的小小成员。仅有一次以小说家面目出现，但也未获成功，他的小说未能全文披露。

因此马克苏多夫的笔记乃是他幻想之果，源于他无际的幻想。他患有一种名声不雅的病——忧郁症。

我非常熟悉莫斯科的剧院生活，因此我敢担保，文中涉及的剧院和人名过去没有，现在也没有。

第三，也是最后一点：我所做的工作仅仅是在每章安个标题，勾去卷首题词，因为那句题词有点儿拿腔拿调，读罢令人不悦，而且毫无必要。

那句题词是：

与此有缘者无妨一读……

此外，我在全文遗漏处加上标点。

读者一眼便知行文风格略欠雅致，但我未作变动。原作者在笔记结尾处加上句号之后两日，便从铁链桥投河自尽，怎能对他要求过高呢！

书归正传……

奇遇之初

四月二十九日雷雨把莫斯科清洗了一遍，空气甜丝丝的，我的心也就软了下来，似乎活在这世上并不赖。

我身穿灰色新西服及相当体面的大衣，正沿首都的一条中央大街向一个我从未涉足的地点走去。之所以去那地点，原因在于我口袋里那封突然收到的信件，它是这样写的：

尊敬的谢尔盖·列昂季耶维奇：

极想与您认识并作次恳谈，所及内容您未必不感兴趣。

如果您能抽出时间，我很高兴于周三下午四时，在独立剧院实验舞台大楼迎接您。

此致

敬礼！

克·伊利钦

信是用铅笔写的，信笺左角印有台銜：

独立剧院实验舞台导演

克萨韦利·鲍里索维奇·伊利钦

伊利钦这名字我第一次见。我不知道有所谓实验舞台，但独立剧院一词却听说过，它是声名卓著的剧院之一，可惜从未瞻仰。

这信引起我极大好奇。平常日子里从没有人给我写信，我不过是《河运报》社的小小工作人员，住霍摩托夫胡同附近的红门区，占着七楼的一个简陋单间。

且说我边走边呼吸着甜丝丝的空气，心里在琢磨：不久还将下一场帘子雨；克萨韦利·鲍里索维奇·伊利钦是用什么法儿打听出有我这么个人，又怎样找着了，为什么找。但我无论怎么猜测，也得不出个所以然。最后我想，许是伊利钦想跟我调房。

当然，伊利钦既然找我，我可以写信复他，由他自己上门。但我为我房间的寒碜和周围邻居感到羞愧，而且我有怪癖，在屋里怕见生人。请设想一下，伊利钦一进房门，便能看到我那张破沙发弹簧露出了包皮，灯罩是用报纸做的，猫儿在屋里走动，厨房里阿奴什卡的叫骂声不绝如缕。

我走进镂花铁大门，见到一个白发老人在条板凳上兜售纪念章和眼镜框架。

跨过雨后混浊的涓涓细流，便到了一幢黄色楼房跟前。我暗想，这楼房准建有多年，造它的时候无论我或者伊利钦都还没有来到这世上。

黑底金字招牌写明，里面便是实验舞台。刚进楼房，一个佩戴绿领章的小胡子矮老头挡住我的道。

“公民，您找谁？”他又开双手，大张五指，像捉鸡似的，

怀疑地问。

“找导演伊利钦。”我说，尽可能使话音带点儿傲慢。

在我眼皮下老头儿骤然改容，双手贴紧裤缝，扬起谄媚的笑。

“克萨韦利·鲍里索维奇？立刻领见。请宽大衣。没穿套鞋？”

老头儿接过大衣，那战战兢兢的样儿，仿佛手里捧的是件教堂里的贵重法衣。

沿铁扶梯拾级而上。墙壁间立着一个个手执利剑的戴盔勇士雕像，还有一个个带有通风口的老式荷兰壁炉。

大楼悄无声息，也没有人影，只有佩绿领章的老头儿跟在我身后。带着真诚、倾慕、热爱和欣慰的表情，仿佛是说，他虽走在我身后，却是在带领我去见那位孤独的、神秘的克萨韦利·鲍里索维奇·伊利钦。

眼前蓦地一黑，似同乌云压顶，连荷兰壁炉也失去了光泽——窗外又下起了雷雨。我敲了敲门，走进房，见到了昏暗中的克萨韦利·鲍里索维奇。

“马克苏多夫。”我说，尽可能地保持仪容尊严。

远处一道闪电划破了天空，霎时间磷光照亮了伊利钦的脸。

“啊，是您，敬爱的谢尔盖·列昂季耶维奇。”伊利钦狡黠地笑着回答。

他搂住我的腰，领我坐到沙发上。奇怪的是，那沙发跟我房里的一模一样，而且正中处也有个弹簧露在包皮外面。

迄今我仍不知这房间的用途。为什么恰恰在这房里进行那次不祥的会晤？为什么也是那么一张沙发？散落在墙角地板上的是什么乐谱？为什么窗台上放架天平？为什么伊利钦在这房里等我，而不是，比方说，在隔壁大厅里？闪电中我看到那里摆着一

神经衰弱症发作

事情在于，我恨透了我在《河运报》社担任的阅览室管理员职务，所以往往在夜里，有时甚至通宵达旦，在我低矮的阁楼里写小说。

写小说起念于有天晚上，我做了个忧悒的梦，梦见了我出生的城市，白雪，严冬，内战……梦中刮着无声的暴风雪，之后出现了一架陈旧的钢琴，钢琴旁人影幢幢，而这些人早已谢世。在梦中我突然感到无限的孤独，开始可怜起自己来，醒来满目泪痕。我打开悬在桌上那盏蒙满尘埃的电灯。它照亮了房里的一副寒碜景象——廉价墨水瓶，几本书，一沓旧报纸。我左腰受弹簧的挤压又酸又疼，心里揣着恐惧，我觉得我就要在桌子跟前死去了。出于恐惧我甚至发出可怜巴巴的呻吟，目光向四下搜索，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将我拯救。果然，我找到了救星，我从大门口捡回的老猫轻轻喵了一声，第一个做出反应。一分钟后它已坐到报纸上，瞪起圆眼问道：出什么事了？

这只精瘦的烟黄色畜生当然希望我俩相安无事。说实话，我若有三长两短，谁来喂它呢？

“我神经衰弱症又发作了，”我对猫说，“这病跟我结下了不解之缘，发作愈来愈频繁，最终非把我吞下不可，但暂时还能活得下去。”

整个楼房都沉入酣梦。我瞧了瞧窗外，对面五层楼扇扇窗子都没有亮光。我倏地想象，这不是楼房，而是行驶在暗空下的朦朧巨舰。想象使我转忧为喜，心也就慢慢平静下来，母猫也合上了眼睛。

就这样，我写起了小说，写那昏蒙蒙的大风雪，力图描绘台灯下钢琴的熠熠侧影。我虽没成功，却憋了股倔劲。

白天我尽可能在我那份不情愿的工作上少花气力，得过且过，一有机会便借故请假。当然他们不信，因而常闹不愉快。我等待夜晚的到来一如小伙子等情人幽会。我诅咒的卧室不再那么刺挠人了。我坐到桌边……好问事的瘦猫坐到报纸上。又因它对小说特感兴趣，企图从报纸改坐到我写好的底稿上，我不得不拎起它脖子放回原处。

有天晚上我一抬头，愣住了：朦朧巨舰不再飞驶，还是原来的楼房，天光已经透亮，灯光不再灿灿，而是使人讨厌。我灭了灯，让寒碜的房间落在晨曦之下。院中柏油地上各种毛色的公猫在无声地徘徊，纸上一个个字迹没有灯光也辨认得出了。

“上帝啊，已是四月了！”我喟叹一声，不由害怕起来，于是写了个斗大的字：完。

冬天已经结束，暴风雪已经了结，寒冷已经过去。经过一冬，我丧失了本就不多的熟友，衣服也已磨烂，常常闹起风湿痛，以至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。至于说三分像人，因为我坚持每天刮脸。

想着这一切，我把母猫放进院子，自己倒头睡觉。一冬天来

我唯一一次酣睡无梦。

小说需花许多时间修改，许多地方应予删除，许多词句应作更动，按理，是件费时费力却必须做的工作。

但我偏偏随心所欲，修改六页后我招来客人——两名《河运报》记者，几个和我一样的小职员和他们的妻子，外加两位文学家：一位是年轻作家，短篇小说写得非常机灵，另一位是见多识广的老滑头。

一晚上我读了所写长篇的四分之一左右。

夫人们听我朗读听得直打盹儿，乃至我心里很过意不去。不过记者和文学家倒还坚强，能挺得住。他们提出的意见真诚、严厉，现在想来，甚至非常公正。

“问题是您那语言！”老文学家（也就是我说的老滑头）说道，“语言太糟糕，不登大雅之堂！”……

他喝下一杯伏特加，吞下一条沙丁鱼。我给他满上第二杯，又一饮而尽，随后咬了一口香肠。

“应多使用借喻！”他咬了口香肠后说。

“是啊，”年轻文学家彬彬有礼地赞和，“语言是贫乏了些。”

两名记者不出声，只同情地点了点头，喝下杯中酒。夫人们没有点头，没有说话，坚决拒绝我专门为她们准备的甜酒，也和男性一样喝了伏特加。

“怎能不贫乏呢！”老作家说，“借喻像衣衫，人没它，就成了光裸裸、赤条条的，务必记住，老弟！”

“老弟”一词，当然是冲我说的，我不由得身子凉了半截。

散场时约定下次再来。过了一星期，果然又聚到一起。我读了第二部分。作为第二次朗读晚会的标志，老作家突然与我饮了

一杯交杯酒，饮罢由“您”改称为“你”。

“语言虽然糟透，倒有点儿滋味，看那些专挑刺儿的不把你撕成碎片才怪！”老作家边吃肉冻边说。

第三次叙会时来了个新人，也是作家，有张凶神恶煞的脸蛋；靡菲斯特^①般的左斜眼，而且胡子拉碴。他说小说写得不好，但愿意继续听一听第四即最后一部分。除他以外还增加了个离异过的妇女、背吉他口袋的男子。那次叙会使我得益匪浅。我那两个《河运报》社谦逊的同事已习惯于不断增加的听众，居然壮胆说了自己的意见。

一个说，第十七章写得太拖沓。另一个说，瓦先卡的性格刻画得不够突出。两人的话都极公正。

第四次朗读晚会不在我卧室而是在善写短篇的年轻作家家中举行，与会者不下二十来人。在那里我认识了年轻作家的奶奶，一位令人愉快的老太太，只有一项不足之处，晚会上她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恐惧的表情。除此外我还见到他家的老保姆——她躺在大木箱上。

小说读完后引起大哗，所有听众异口同声都说小说出版不了，通不过书报检查。

我头一遭听到“书报检查”这个词眼，这时才责怪自己，写的时候怎没想到能不能出版呢？

那位离异的夫人首先开口：

“您说说，马克苏多夫，这小说能让通过吗？”

“不——不！”老作家叹道，“绝无可能！压根儿谈不上‘通过’！一线希望也没有。老弟，别伤脑筋了，反正过不了关。”

① 靡菲斯特是《浮士德》一书中引诱浮士德的魔鬼。